

作家的2019“私人阅读”

编者按:2010年第十五个“世界阅读日”曾提出,“让我们一起走向阅读社会”。眨眼9年过去,阅读社会似乎还在来的路上。但在地铁,在机场,在各种时尚书吧,在你我或简陋或精致的书房,我们总会对于那些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的私人阅读满怀敬意。当时间的指针“嗒嗒”走向岁末,六位作家应本刊之约,对各自2019年的“私人阅读”做了一次“盘点”,一个个有趣的关于书的故事和感悟是他们个人化的心灵轨迹,更是社会风云变幻的缩影。希望我们这些阅读他们“阅读史”的人,能多几分会心的快乐,更多地体会到阅读的智慧与价值。

清风翻书又一年

安健(资深媒体人,南社研究会会员)

够流畅。二是30年前的书大多是黑白图片,对艺术欣赏来说,太糟糕了。今年新出的版本,完全克服了以上两大缺点。现在的译者欧阳昱,华裔澳大利亚籍诗人、小说家、翻译家,原著作者休斯是当代著名艺术评论家,也是澳大利亚人,故语言情感容易融通。最关键的是,新版的书插图大多是彩版,令人赏心悦目。《新艺术的震撼》原来是BBC一档经典艺术纪录片节目,这是与节目同步出版的书籍。该书勾勒出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百年流变,并在受众与新技术之间架设了变化多端的虚拟桥梁,提供了各种审美思维的无限可能性。

珀是美国著名的现代主义艺术家,活跃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,他刻画了工业时代喧嚣的都市背后心灵的寂寞与孤独。他的画作故意将都市的喧嚣抽离,剩下的都是寂静的场景。去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“走向现代主义:美国艺术八十年”观赏到了此书的第一幅作品《夜游者》原作,大饱眼福。虽然霍珀描绘的场景已过去半个多世纪,如今我们奔波于车流滚滚的喧嚣都市,霍珀式的孤独与寂静,仍会浮现于我们的心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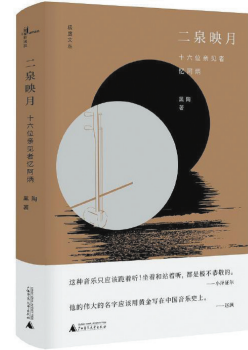
藏书家谢国桢、黄裳、黄永年等都与此书店交往甚多。尤其是苏州女婿黄裳,与文学山房往来于整整一个甲子。这部书便是江澄波版书大半个世纪的记录与心得。文学山房如今仍开设在苏州平江路街区钮家巷,年届九四的江老仍不时坐镇于书店。数年前,由苏州书友荐介,笔者曾趋前拜望,一席倾谈,受益匪浅。

《味绿居闲话》是好友严克勤今年初出版的一部艺术随笔,毛边书,知我嗜好毛边,故签名惠赠。此书天头毛,地脚与书口齐,像是蓬头散发的艺术家,鲁迅喜欢这类毛边书,他说光边书像是没有头发的“和尚或尼姑”。此书置于案头,半年尚未读完,何故?不忍全部裁开,此乃毛边党人的“陋习”。

《吴门贩书丛谈》上下册是九四耄耋老人江澄波的新著。江澄波出身于贩书世家,祖孙三代经营古旧书店,店名文学山房,在姑苏颇有名声,从晚清民国藏书家张元济、陈澄中、叶景葵、郑振铎、阿英,到现当代

对朋友们的阅读 于我是一种温暖和照亮

姜桦(诗人,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没什么事了,这话显然有些过头,但当我们回过头来,认真读一读这些诗人写下的文字,大概很多写作者都要气馁的……朋友的写作于我是一种温暖和照亮,作为回应,我也完成了一本自己的书《河边的故事》。这本有关“废黄河”和黄海滩涂湿地的书,是我多年来用力最多的写作,不足十万字的长篇散文,几乎将我在书桌前按了整整大半年。

2019年的早春在一本书中打开——诺奖获得者、秘鲁作家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的《绿房子》。绿房子写的是一处妓院,但更多是一种象征。这本出版于1965年的书,小说技法诡秘瑰丽,内容丰富深刻。将拉美文学带上高峰的略萨,果然无愧于“结构现实主义大师”的称号。

4月桃红柳绿,油菜花已经疯长到楼下,银杏树的叶子直接爬上我的窗台,这样的时候捧起朋友们的书,已是我多年的习惯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身边聚集了一群热爱写作的人,我希望从朋友们的文字中得到激励和照彻。春意微凉,我首先打开了孙昕晨的《也亲切,也孤单》,然后是庞亮亮的《纸上的忧伤》。两位都是文字高手,将文字的泥土随意一捏,就是一只活泼的绿皮青蛙或者有力的一只斑斓虎豹。更重要的是,在他们这里,体裁的界限已经完全被打通。黑陶的《江南三书》:《泥与焰:南方笔记》《漆蓝书简:被遮蔽的江南》《二泉映月:16位亲历者忆阿炳》,火焰灼烫的江南在山峦树林下铺开,连枝头都悬挂着星夜的靛蓝。我曾经说过,一旦诗人开始写散文,那些散文家们就基本

日常的阅读基本都是对经典的重温,大多是19世纪一批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,包括亨利·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约翰·缪尔的《我们的国家公园》和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《大自然的日历》。这些以“人与自然”为题材的自然生态文学作家,都具有倾听鸟兽之语、草虫之音的异能,他们所有的文字,都是献给大自然的诗篇。

茅盾文学奖在盛夏的蝉鸣声中揭晓。五部获奖作品,陈彦的《主角》发表时已经读过,其余几部,我选择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和徐则臣的《北上》。青年时代,作为曾经的军人,徐怀中的《西线无战事》让我第一次走近军事文学,40年以后,一个耄耋老人给我们展现的已是另一番宏大诗意的图景,闪耀着英雄之美、精神之美、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。徐则臣是“70后”,对《北上》的阅读,我想看看这位江苏老乡,已将当代文学创作带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
2019年即将结束,一场大雪正在路上。但在这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,我的眼中似乎没有泪水,有的只是著名翻译家巫宁坤翻译的狄兰·托马斯的几句诗——

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
老年应该在日暮时燃炮咆哮
怒斥,怒斥光明的消逝……

略记2019年的“闲读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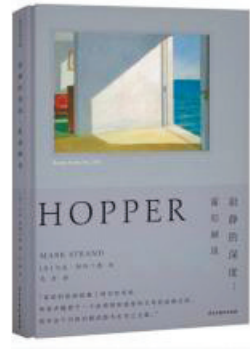
刘桂秋(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,著有《无锡时期的钱锺书与钱锺书》等六部)

相结合的方式,全景式地描述了上世纪前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际命运,其中尤当抗战时期民族危急存亡关头,无数的从教者、从学者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,不废弦诵,遂使中华文化的命脉不致断裂断绝,读之使人浩然长叹。另一部是《王蒙自传》三部曲《半生多事》《大块文章》《九命七羊》。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、中国文学的演进中,王蒙一直是在场者和重要参与者。前些年,我陆续阅读过程永新的《一个人的文学史》、刘新的《一个人的诗歌史》和俞晓群的《一个人的出版史》,而王蒙的这部自传三部曲,也不妨当作一部“一个人的当代文学史”来读。

关,多年来,一直偏好阅读文化界、学术界一些知名人物的“非虚构类作品”,包括日记、年谱、传记、回忆录等。郑天挺先生当年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务长,和梅贻琦先生等人同为该校的关键人物。《南渡北归》一书,大半内容与西南联大有关,而近年出版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与之相较,一为私人纪事,一为全景叙述,两者正可互相参证。黄仁宇先生民国时期在军中任职,后来成为寓居美国的历史学家。读《黄河青山——黄仁宇回忆录》,似乎可以窥见其前期经历对后期历史观形成的某种影响。丁帆《先生素描》一书中所记如陈瘦竹、程千帆、陈白尘、叶子铭、许志英、邹恬等人,都是南京大学的“先生”,读后使人觉得当年“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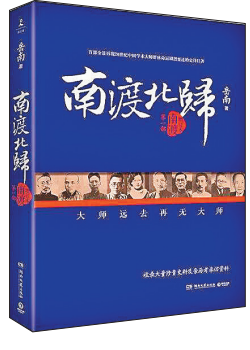
南学派”的流风余韵传承久远,也对这些前辈学人更生一种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的情感。

作为一个累积有年的“钱学”爱好者,今年仍较留意购读新出的钱学著作。谢泳先生《钱锺书交游考》一书出版后,即蒙其赠阅,作者就钱锺书先生生平交游和相关作品,勾勒爬梳,探微索隐,多发前人未发之覆。庞惊涛的《钱锺书与天府学人》和吴勇前的《钱锺书在蓝田》两书,都是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某一区域:前者叙论钱锺书与四川学人的关系,后者勾勒钱锺书抗战期间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生平事迹,这种取法倒是和十多年前出版的拙著《无锡时期的钱锺书与钱锺书》有某种类似之处。



只要不外出行,每天总会在书房里坐坐,喝茶,翻翻书,短则半小时,长则两三小时。2019年转眼就过去了,检点一下阅读的书目,今年读的书以西方艺术史为多,还有我的癖好毛边书,今选几本,略做论述。

《新艺术的震撼》购于30年前,有两点不足,一是三人合译,文字不



我把自己的阅读大概分为两类:一类是和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关的;一类则是没有直接关联的,也就是一种“闲览”式的阅读。这里只说说2019年中的“闲览”。

2019年,读了两套三卷本的“大部头”。一部是岳南的《南渡北归》三部曲《南渡》《北归》和《离别》。《南渡北归》以宏大叙事和细节兼备

在阅读中自由往返哲学和诗意的两极

刘晖(江苏省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基督徒》等。手边还有汉娜·阿伦特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,约翰·班扬《天路历程》等。这些经典著作常在案头,有时被郑重地打开,更多时候是一种启示性的存在,提醒、督促和帮助我从生存层面超脱出来——即便不能完全进入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,至少知道它们的存在,并让处在重重束缚之下的生命在仰望和追求中得到提升。感触比较深的是西蒙娜·薇依。读了帕拉·尤格拉《智慧天使:西蒙娜·薇依传》,正在读西蒙娜《重负与神恩》。薇依身体羸弱,智慧超群,扎实的数学修养让她有严谨的思维,天生的性情又让她有惊人的共情能力。她像圣徒一般,不囿于传统,也不被当下思潮所惑,她的思想带着圣洁的锋芒和光辉,刺入有意无意造成的理性盲区,照进前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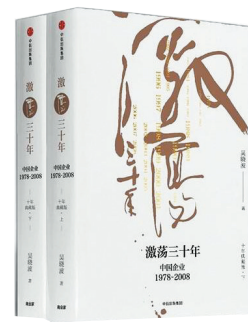
不能或不敢正视的阴影。小说,我读了布尔加科夫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,伊萨克·巴别尔《骑兵军》,路易·费迪南·塞利纳《死魂》,胡安·鲁尔福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布鲁诺·舒尔茨《鳄鱼街》。这些现代小说中的经典我今年才读,这对于热爱小说创作的我来说似乎有点晚。这是我的小说观决定的——我认为小说中的思想和情感,对人类命运的表达和关怀,对人类命运和出路思考,比小说的表达形式更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女作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及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。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实至名归。很喜欢书中开阔的意境和挥洒自如的写法,拓展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,体现出长篇小说的自由本质和

人性力量。中国作家的小说,我读了金宇澄的《繁花》和赵本夫的《天漏邑》,都不是最新出版的书。我不大会赶热闹,对新出版的书尤其是宣传声势很大的书总要等一等再读,让时间帮助我获得更好的判断力。

今年读的诗,有切斯瓦夫·米沃什《面对大河》,鲁米《偷走睡眠的人》《万物生而有翼》,费德里戈·加西亚·洛尔迦《死于黎明》,T.S.艾略特《四个四重奏》,佩索阿《坐在你身旁看云》,威廉·布莱克《布莱克诗集》,夸西莫多《水与土》,安德拉德《在水中热爱火焰》,安妮·塞克斯顿《所有我亲爱的你》等。哲学与诗歌,两者看似气质迥异,实质有着同样的精神血脉,他们充实着人们的精神生活,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阅读享受。

我的2019年阅读: 围绕创作开书单

高仲泰(作家,资深媒体人、影视编剧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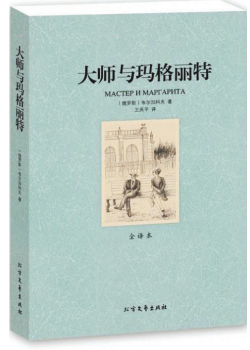


记住了这句话。在他庞大而繁杂的著作中,有血有肉的商业人物成了叙事主角。吴晓波说,在动笔写这几本书前,“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,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、喜悦、呐喊、苦恼和悲愤。”吴晓波做到了,他的这几本书确实是有温度的,作者通过一个人物,一个个故事,追问了许多命题——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?而民国商人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?市场经济体制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?而《激荡三十年》和《激荡十年》不仅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,而且指出,今日中国变得更加壮阔,也更加扑朔迷离,世界矛盾重重,“一带一路”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,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胸怀。

2019年,我的阅读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的写作来选择相关书籍,有的是速读,有的是精读。今年我完成了近40万字的大散文《江南荣家》,另一部非虚构小说《大西迁》正在写作中,围绕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而进行的阅读,构成了我的2019年书单。

《激荡一百年》上下卷、《激荡三十年》上下卷、《激荡十年,水大鱼大》是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代表作,在从2004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中,吴晓波专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,先后创作并出版了以上三部鸿篇巨制。不可否认,这是一套在历史脉络上具有延续性、伸展性的财经类经典著作,一经问世,就产生了广泛影响,成为经济类读物中不多的畅销书。

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读完了这个系列,并记录了厚厚一本阅读笔记。它们之所以吸引人,是缘于其可读性和现实主义风格。费正清曾对他的学生说:“在中国,黄河上逆流而行,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,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。”吴晓波



回顾自己2019年的阅读,和往年一样以思想类、小说和诗为主。下面列出的书中,大部分是初读,还有一些是复读;大部分已经读完,还有一些正在读。

思想类的书,我买了二十几本商务印书馆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,有吕斯布鲁克《精神的婚恋》、托马斯·阿奎那《论存在者之本性》、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尼采《敌

当安妮宝贝变成庆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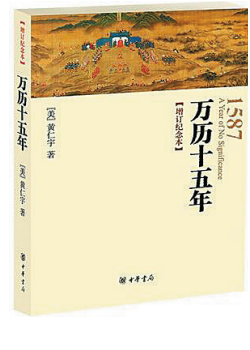
刘晴(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,专注文艺美学和地方文化研究)

有它陪伴的冬夜,夜夜茶香袭人,神会心契。《素履之往》收录木心作品三辑十七节,从中可见一个高蹈出世,慧眼通透于文、艺、哲三界的水心。李劫在《木心论》中评价说:“南怀瑾最俗,胡兰成最浮、潘雨廷最精深,木心最清高”,深以为然。而木心的清高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,他说“生活的最好状态是冷冷清清的,这是生命的底色,也是他行于世的生存智慧,更直接促成他写就《素履之往》那样瑰琦瑰行、清奇洒脱的文艺哲思录。”

为近年研究兴趣的转移,会经常翻阅有关晚明的著作。《万历十五年》写作风格很特别,是学术专著中的通俗读物,通俗读物中的学术专著,我认为这是黄先生的雄文,毕竟纯学术是孤独的,他希望有广泛的接受度。他的目的达到了,而且很成功。当熟悉了学术圈常规的写作路径,再来看黄先生的这本书,内心的感受可以用澎湃来形容,不谈他的“大历史观”,单就把死的历史写活这点,就非常难能可贵。

感谢庆山的《夏摩山谷》,因为她的变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变化。

这是大学时代我非常熟悉的安妮宝贝在更名为庆山后,我读到的她的第一部长篇。人身处生活的漩涡,是很难不发生变化的。世纪之交兴起的网络小说也好,先锋小说也罢,20年后再找出那些依然活跃的代表作家来看,发现在风格上、语言上,他们都有了不小的变化。庆山的典型之处在于,作为一位曾书写残酷青春、为都市青年代言的网络女性作家,在告别青春创痛之后,她走向了一种皈依(佛系禅修、告别欲望),而这种皈依恰恰好截中青年步入中年的我们的痛点,所以尽管我冷眼旁观,却无法不受到触动。



阅读可以说是非常私人化的体验,也是我们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世相逆旅中抽身,倾听时代,以及时代中的自己的一种独特方式。

2019年的阅读依然驳杂,涉及文、史、哲、艺各方面二十余册。感谢木心先生的《素履之往》,